

· 大学的邀请 ·

写给开始筹划一生的年轻朋友

政治学的邀请

Política para Amador

[西班牙]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Fernando Savater) 著
魏然 译

你拥有发言权，因为没有人能让你放弃
也没有人能代你发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大学的邀请 ·

精装版

政治学的邀请

Política para Amador

[西班牙]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Fernando Savater) 著
魏然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09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的邀请. 精装版 / (西) 萨瓦特尔 (Savater, F.) 著; 魏然译.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2
(大学的邀请)

ISBN 978-7-301-23402-0

I. ①政… II. ①萨…②魏… III. ①政治学-通俗读物 IV. ①D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5438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by Ariel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Spanish language title: Política para Amador

©Fernando Savater, 1992

©Editorial Ariel, S. A., 1992, 2007

Av. Diagonal 662-664, 8034 Barcelona

ISBN: 84-344-5335-7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Ariel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书 名: 政治学的邀请

著作责任者: [西班牙]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著 魏然 译

责任编辑: 于铁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402-0/D · 34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9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5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2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精装版)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献给莎拉，我美妙的政治学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

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目 录

序	1
第一版序	3
第一章 我们在这里相聚	9
第二章 服从与反抗	21
第三章 看看谁在发号施令	34
第四章 希腊人的伟大发明	48
第五章 三个火枪手的誓言	65
第六章 这个世界的财富	91
第七章 如何向战争宣战	115
第八章 自由，还是幸福？	130
尾 声 我们能够抵达此处	149
附 录 政治术语小辞典	157
译后记	193

序

一位古罗马诗人特伦提安努斯·马鲁斯曾这样说过：“pro captu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elli”，翻译过来便是，“根据每位读者的灵慧，每本书皆有自己的命运”^[1]。我们还可以指出，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书籍的命运，只不过更多一点巧合，更少一些个人色彩。譬如某些情况下，学习计划就是一种影响因素。十五年前，你正在看的这本书第一次出版。那时候，在我们的大学必修课里还没有出现一门接近于“公民教育”的课程。于是，作者提供了一种针对政治和民主问题的哲学反思，虽说是入门介绍，但这本小书确乎是第一本。我认为，公民教育的基础是哲学反思，而不应压缩为一套“政治正确”的礼貌教养。现今，我们终于有了几种专门材料，集中讨论公

[1] 特伦提安努斯·马鲁斯 (Terentianus Maurus)，生活于公元2世纪下半叶，拉丁诗人与文法学家，著有《论文字、音节与格律》，“书籍命运”这句箴言便出自此书。

民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但我认为这本小书依然实用，而且有些新意。它并非手册或教材，而是一本补充读物。有一些书专为教学大纲而作，本书则可补此不足。

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将这本书稍作翻新修补，以便更好地配合新目标。这册《政治学的邀请》是拙作《伦理学的邀请》的姊妹篇。这次修订基本保留原貌（除了几处细微删改），依旧是对话体的风格。在书中我继续与虚构人物“阿玛多尔”交谈，只是现在的“阿玛多尔”实在不像是我真正的儿子，那就权当他是一位碰巧年龄相仿的好心读者吧！正文之后添上了公民不应恐惧理当熟知的附录“政治术语小辞典”，涉及一些更为切近的事件和问题，口气已经不太像是父亲的说教。我希望这种方式不会失去第一版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能进一步取得教育功效。

2007 年 5 月

第一版序

你还记不记得，在《伦理学的邀请》一书中我们曾探讨过伦理学立场和政治学立场的基本差异？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思考的对象是一个人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将何种用途赋予我们的自由。然而，伦理学首先是一种个人视角，每个人仅仅需要考虑的是，在一个特定时刻，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为他的美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他并不指望说服所有人这样做才能获得良好的结果，或那样做才能让大家生活得更满足、更合乎人性。可以这样说，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在于和自己达成协议，在此时此地按照协议行动，并具备行动的胆识；延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已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人生短暂，不能总是将美好东西拖延到明天……与之有所不同的是，政治学立场寻求的则是另一类型的协议——与其他人的协议。它所关注的是协调配合与机构组织——某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许多

人，于是众人就此结成组织。当我进行道德思考时，我不需要说服除我以外的人；而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则不可避免地，要么我去说服别人，要么被别人说服。政治学问题不仅仅关切我的生命，更关系到其他许多人的生命，以及这些生命之间的动态和谐；政治学的时间也具有更大的延展性：它不仅仅与当下刻不容缓的焦虑相关，而且会波及更长远的时段，涉及明天所要达成的规划。也许到那时候我本人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明天，我所爱的人们依然生活着，我所珍惜的一切依然留存在那里。

稍作小结：道德行为的结果仅仅依凭于我，由我来把握这些结果，就像人们所说，切近如“在手边”（虽然有时我就是费尽心思想该如何选择，也不清楚怎样做才是最合适）。在政治学那里可不是这样。我们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意愿。因此，即便是“意图良好”，也总是得耗费许多精力去寻找实现意图的路径。时间是个重要参数。许多事情，起了个好头，但却架不住时间的考验，终归失败；或者事情终了才恍然发现，它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当初你想要的。在伦理学领域，个人自由体现在纯粹的行动里面；在政治学领域，个人自由表现在创造体制、法律以及能够长久维持的管理模式……这些微妙的机器极易损毁，永远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设想来运转。或许可以说，伦理学与我个人生命之间的关联是非常明晰的（我想，在《伦理学的邀请》一书中已经向你交代清楚了），但是接下来，我马上要讲述的政治学却是异质性的，而且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的种种尝试，往往因为错误的方法而宣告失败（都是因为“别人”的毛病？），而

且大多数政治学问题都与这样的人群相关：那些人（看起来）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而且跟我们很不一样。我当然会关心跟我亲近的人，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可是那些人……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认识他们，我还得挂念那些人的事情吗？是不是对我有点要求过分？

时代变迁，令人惊异。当我还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显然对政治学更感兴趣。伟大的革命斗争让人情绪激昂。那些距离我万里之遥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我的切身问题。伦理学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我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医疗手段之类的玩意儿，不外乎是那套小资产者的矫揉造作。那时候，我只承认政治行动的道德，好像理当如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道德；许多人都认为——即便有的人不敢直言不讳地承认——善意的政治目的可以评判政治手段，虽然那些谨小慎微者觉得这种观点“不道德”。当时只有少数人接受了法国大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忠告，而且也是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回过头来重新思量这句话：“就政治而言，应该是手段评判目的。”现在，情形刚好相反，想要引起年轻人对伦理学的反思要容易得多（虽然这件事情也不是轻而易举，你可不要轻易相信那些话……），但是激发他们对政治学的兴趣可就太困难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清楚，应该为自己操心。这种观念，好的一方面是，大家尽可能地将自己拾掇得齐整得体，这已成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说到公共事务，说到那些影响所有人的事情，比如法律、权利、普遍义务……算了吧，别把生活弄得那么复杂！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做一个政治上的“好人”，便有资格不去过问每天的道德问题；

今天，似乎人们已经就这样的观点达成共识：在私人生活中，表现得合乎伦理便已足够，没有道理再去关注什么公众纠纷之类的事情，也就是说，无须理会政治。

恐怕这两种态度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明智，或者说算不上是全然的明智。在《伦理学的邀请》中我力图说服你，人的生命容不得过分简化，总体性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最广阔的视角就是最适宜的视角，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的生命得以舒展开来，而不会变得渺小。阿玛多尔，人，绝不是盆景，修剪得越多越齐整也就越漂亮；当然，我们也不是浩瀚丛林中的单一个体，相信唯有森林才是重要的。我认为，将我们贡献给森林，或者将我们孤立起来，再修剪枝丫，使我们变得渺小单薄，或者斩断与生活在我们周围数以百万计的个体之间的联系，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可复制的、不可替代的：不论他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不管他出身多么寒微，每个生命一旦降临人间就是一段奇遇，它的尊严在于没有人能够回过头来重新再照原样活上一遍。因此，我坚信，每个人都有这份权利，以一种合乎人性的、尽可能完满的方式享受人生。生命，不该贡奉给神明，不必祭献给民族，也不用交付给受苦受难的全人类。然而，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人性的完满，我们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也就是说，虽然不能如同其他人那样生活，但还要和其他人共同生活，或者说，生活在社会中。我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我认为今天社会的范围已经不限于我居住的街区，也不仅仅是我的城市、我的民族，而是包容了整个世界），假如我对社会不闻不问，这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就好比我一架客机上，飞机驾驶员不但酩酊大醉，而且遭到了一位疯狂劫机者的胁迫。劫机者扬言要引爆身上的炸弹，而眼瞧着飞机的一个引擎就要失灵……（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险情）。此时我不但没有和余下那些理智而头脑清醒的乘客联合起来谋求自救，相反，我吹着口哨，眼望着窗外风景，然后招呼空中小姐，请她把午餐端上来……

古希腊人（他们是睿智、勇敢的长者，你知道，我对他们怀有特别的崇敬）将那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家伙称为“*idiotés*”，这个词指的是那些离群索居、对他人无所贡献的人，家庭琐事把他们困在其中，说到底他们是被所有人和所有的事情牵着走。从希腊文“*idiotés*”一词衍生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傻瓜这个词，它的意思就用不着我给你解释了。在前一本书里，我曾告诫你，我们唯一的道德义务就是不要当愚蠢的人，不要做蠢事，也别犯我曾指出的那些错误，因为各式各样的愚蠢言行会毁掉我们的生活。你即将开始阅读的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这个信息带有一些挑衅意味，也有些惹人生气，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字：别当傻瓜！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耐心，我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给你解释清楚这个听起来实在不怎么友好的忠告……

作为开头，我想这里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在这本书中，我们共同来思考一下这一基本事实，即人们不是隔绝而孤单地生活，而是在一起、在社会中生活。我将要谈到权力和组织，谈到互助和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谈到平等和差异的权力，谈到战争与和平——我们

要评判顺从的原因和反抗的理由。与前一本书一样，我们首先要讲到的是自由（永远是自由，而且不要忘记自由之中包含着悖谬的束缚，但你永远也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他们嘲弄自由，将它看作是为了哄骗容易上当的人而编造出来的故事），当然，现在我们要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处理自由的议题。你了解我：虽然在这本书中，凡是我所热爱的东西，我都会毫不掩饰地站出来表示支持，然而最终，我不会总结出什么寓意和教训，告诉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不会劝诫你必须去投哪些人的票，也不会建议你应该给什么样的人投票。我们要找寻的是根本问题，是政治学中最要紧的事（而不是当今那些政客们正在操劳的要紧事……）。此时此刻，你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你要努力把握这个权力，因为没有人能让你放弃，也没有人能代你发言。

[第一章]

我们在这里相聚

睁开双眼，环视四周，就像是第一次观察这个世界：你看见了什么？天空中艳阳高照、云朵浮游？还是树林、山峰、溪流、野兽、辽阔的海洋？都不是。你眼前是另外一番景象，你看到的必定是与你最亲近的人（体会“亲近”这两个字的本意）。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看见的第一道风景便是其他人的面孔和他们留下来的痕迹：母亲微笑着，人们好奇地围拢过来，这些人与我们容貌相仿，还有一些人在我们身边忙碌工作。接下来，你会看到房间的墙壁（不管简朴还是华丽，它总归是人工建造，至少是人们用双手修整出来的），壁炉里的火焰正在跳跃，供我们取暖或是保护我们免受侵害。那儿还有一些工具、装饰物、机器，兴许还有几件艺术品，总而言之，眼中看到的是其他人和他们的物品。来到世界上便是来到我们的世界上，来到人们世界上；降生人间，便是降生在人们中间。生活可

能是幸福的，或者是比较幸福的，当然也可能是不幸的，但总归是生活在社会中。

这个社会包围着我们，使我们沉浸其中，并要将我们塑造成型（塑造我们头脑的思维习惯和我们身体的劳动技能与习惯动作）。社会不仅是由人、物品和建筑物构成，它还是由各种纽带绾结而成的网络。这些纽带非常微妙，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们更有精神性，它们由语言（语言是使人成为人并通向卓越的基本元素）、共同分享的记忆、习俗和法典构成，还包括义务、节日、禁令、奖赏和惩罚。某一些举止被视为禁忌，另一些行为则受到普遍赞扬。社会中蕴藏着众多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人类的大脑借助语言来运转，从幼儿时期开始，大脑就开始吸收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信息，消化和贮藏它们。生活在社会中，意味着永远要接收信息：新闻、指令、建议、笑话、恳求、诱惑、侮辱……当然还有爱情宣言。

社会激励我们，使我们振奋，叫我们感到紧张；但是，社会也允许我们放松身心，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熟识的土地上，因为社会也是我们的避风港。森林、海洋，甚至荒漠，它们都有自己的律法，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但是，这些律法不是为我们服务的，有时候，这些自然环境还会对我们流露出敌意，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致命的。而社会呢，你可以将它设想成是由我们这样的人创制出来的，而且是为我们这样的人准备的：我们可以理解社会组织_的原理并为我所用。我用了“设想”这个词，是因为有时社会中的某些事情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甚至会有致命的危险，就像是最可怕的丛林法则或海洋法

则。那些曾在纳粹集中营里遭受监禁的犹太人，还有今日那些饱尝战争苦难的人们，那些因为受到迫害（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或者其他迫害）而长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他们很可能无法想象，在沙漠中、在孤岛上还能发生什么更加不幸的事，即使那座孤岛正在遭受暴风雨的侵袭。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肯定，社会才是人类最自然的栖身之所。无须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你只能承认，我们的自然界就是人类社会。在丛林中、在风浪间，（某些时刻）我们间或可以感到舒心惬意；但是只有在社会中，我们才能最终找到自己。在自然界，我们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产物；在社会中，我们才是人伦意义上的产物，而且是生产者、同谋者……兴许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们可以忍受自然界带来的种种不便，却不能屈从于社会的重重障碍：前者会给我们带来烦恼或威胁，后者则构成了背叛。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表达）是，社会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也必须为社会服务——社会可以为我所用，但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即我首先要服从社会，为之效劳。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每一项便利（包括庇护、援助、陪伴、信息、娱乐等）都伴随着对个人的限制、指示和苛求——一句话，永远有附加条件。社会提供帮助，但却是以社会自己的方式，它不会事先打听一下我渴望获得什么样的特别援助。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果我不接受附加条件并制造麻烦，拒绝社会援助，我就会遭到社会某种形式的惩罚。一句话，和别人一起生活在社会中，我们不可能维持距离。我们永远会纠缠其中，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而且纠缠的程度往往还会超出我们的预想。当一个人觉察到这一点，他就会感到愤懑，充满反抗的欲望（首先是在幼儿期，我们本能地予以反抗；跟着是在青春期，这种反抗会变得更加自觉）。我并没有发明那些规矩和义务，况且谁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凭什么我要尊重它们？它们是从哪儿来的？能不能让它们改变一下，变得更合乎我的心意？

在这里，我们碰到一个重要观点，它对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我要在这本书中讲述的一个核心观念。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响起紧密的鼓点：咚咚咚咚！请注意：社会中的法律和规则，不过是一些惯例。也许你会觉得这些惯例挺古老，值得尊重或者令人畏惧，但你要知道：它们绝对不属于现实世界中不可更改的那一部分（比方说重力法则），它们并非是从不可思议的神的旨意中萌生出来的，而是由人类发明的，呼应着人情入理的人的意愿（也许有时候这些法则是那样古老，我们已经不能揣测其最初的原意）。依凭人与人之间新定下的协议，我们有权修改惯例，甚至废弃不用。当然，不应把惯例同古怪念头混为一谈，也不要认为那些惯例都毫无根据，不过是些无聊琐事，可以弃之如敝屣。有些惯例（譬如进入某些餐厅必须打领带，或者一些特殊的迪斯科舞厅不准穿白袜子，否则就不能跳舞）纯粹是些愚蠢的偏见，这是事实，然而还有一些惯例（譬如不准杀害你的邻居，遵守诺言），相形之下就包含着重大的价值。并非所有惯例都能随意替换：许多惯例都对我们的生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设想一下，如果不存在绝对的惯例（语